水滸傳（100回本)/第02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二十四回

水滸傳（100回本)
第二十五回　王婆計啜西門慶　淫婦藥　　武大郎
作者：元末明初　施耐庵著　元末明初　羅貫中著　明　李卓吾評

第二十六回

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，第10卷，第4页 – 第26页

詩曰：

可恠狂夫戀野花，因貪淫色受波查。

亡身喪己皆因此，破業傾資總爲他。

半晌風流有何益，一般滋味不須誇。[m 1]

他時禍起蕭墻内，血汚遊魂更可嗟。

話説當下郓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，心中沒出氣處，提了雪梨籃兒，一逕遶出街上，直來尋武大郎。轉了兩條街，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，正從那條街上來。郓哥見了，立住了脚，看着武大道：「這幾時不見你，怎麽吃得肥了？」[j 1]武大歇下擔兒道：「我只是這般模樣，[j 2]有甚麽吃得肥處？」[m 2]郓哥道：「我前日要糴些麥稆，一地里沒糴處，人都道你屋裡有。」[j 3]武大道：「我屋裡又不養鵝鴨，那里有這麥稆？」[j 4]

鄆哥道：「你説沒麥稈，你怎地棧得肥　　地？便　　倒提起你來也不妨，[j 5]煮你在鍋裡也沒氣。」[j 6]武大道：「含鳥猢猻，倒罵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，[j 7]我如何是鴨？」[j 8]鄆哥道：「你老婆不偷漢子，只偷子漢。」武大扯住鄆哥道：「還我主來！」鄆哥道：「我笑你只會扯我，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。」[j 9]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對我説是兀誰，我把十箇炊餅送你。」鄆哥道：「炊餅不濟事。你只做箇小主人，請我吃三杯，我便説與你。」武大道：「你會吃酒跟我來。」

武大挑了擔兒，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，歇了擔兒，拿了幾箇炊餅，買了些肉，討了一旋酒，請鄆哥吃。那小廝又道：「酒便不要添了，肉再切幾塊來。」[j 10]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且説與我則箇。」鄆哥道：「且不要慌，等我一　　吃了，却説與你。你却不要氣苦，我自幫你去捉。」[m 3]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，道：「你如今却説與我。」鄆哥道：「你要得知，把手來摸我頭上胘　　。」[j 11]武大道：「却怎地來有這胘　　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對你説：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，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，一地里沒尋處。街上有人説道：『他在王婆茶坊裡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里行走。』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，呵耐那王婆老猪狗，不放我去房裡尋他，大栗暴打我出來。我特地來尋你。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，我不激你時，你湏不來問我。」武大道：「眞箇有這等事？」[j 12]鄆哥道：「又來了！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，那廝兩箇落得快活，只等你出來，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。你兀自問道眞箇也是假！」武大聽罷道：「兄弟，我實不瞞你説：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裳，歸來時便臉紅，我自也有些疑忌。[j 13]這話正是了。我如今　　了擔兒，便去捉姦如何？」[j 14]鄆哥道：「你老大一箇人，原來沒些見識。那王婆老狗，什麽利害怕人，你如何出得他手？他三人也有箇暗號，見你入來拿他，把你老婆藏過了，那西門慶湏了得，打你這般二十來箇。若捉他不着，干吃他一頓拳頭。他又有錢有勢，反告了一紙狀子，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。又沒人做主，乾結果了你。」武大道：「兄弟，你都説得是。却怎地出得這口氣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吃那老猪狗打了，也沒出氣處。[j 15][m 4]我教你一着：你今日晚些歸去，都不要　　作，也不可説，自只做每日一般。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，我自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，我便來叫你。你便挑着擔兒，只在左近等我。我便先去惹那老狗，必然打我時，我先將籃兒丢出街來。你却搶來，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，你便只顧逕入房裡去，叫起屈來。此計如何？」武大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却是　　了兄弟。我有數貫錢，與你把去糴米。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。」鄆哥得了數貫錢，幾箇炊餅，自去了。武大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兒，自去賣了一遭歸去。

原來這婦人徃常時只是罵武大，百般的欺負他。近日來也自知無禮，只得窩盤他些箇。[

j 16]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，也只和每日一般，並不説起。那婦人道：「大哥買盞酒吃？」武大道：「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。」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，當夜無話。次日飯後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，安在擔兒上。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，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。[j 17]當日武大挑了擔兒，自出去做買賣。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，便踅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。且説武大挑着擔兒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郓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。武大道：「如何？」郓哥道：「早些箇，你且去賣一遭了來。他七八分來了，你只在左近處伺候。」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。郓哥道：「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，你便逶入去。」武大自把擔兒　　了，不在話下。

虎有倀兮鳥有媒，暗中牽陷恣施爲。

郓哥指訐西門慶，他日分屍竟莫支。[j 18]

王婆計啜西門慶（破損)

却説郓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，罵道：「老猪狗！你昨日做甚麽便打我？」那婆子舊性不改，便跳起身來喝道：「你這小猢猻，老娘與你無干，你做甚麽又來罵我！」郓哥道：「便罵你這馬泊六，做牽頭的老狗，直甚麽屁！」[j 19]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郓哥便打。郓哥叫一聲：「你打我！」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。那婆子却待揪他，被這小猴子叫聲「你打」時，就把王婆腰裡帶箇住，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，爭些兒跌倒了，却得壁子碍住不倒。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，只見武大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搶入茶房裡來。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，　　待要攔當時，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，那里肯放。婆子只叫得：「武大來也！」那婆娘正在房裡，做手脚不迭，先逶來頂住了門。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。武大搶到房門邉，用手推那房門時，那里推得開。口裡只叫得：「做得好事！」那婦人頂住着門，慌做一團，口裡便説道：「閑常時只如鳥嘴，賣弄殺好拳棒，[j 20]　　上場時便沒些用。見箇紙虎，也嚇一交！」[m 5]那婦人這幾句話，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，奪路了走。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，提醒他這箇念頭，便鑽出來説道：「娘子，不是我沒本事，一時間沒這智量。」[j 21]便來扳開門，叫聲：「不要來！」武大却待要揪他，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，武大矮短，正踢中心窩裡，撲地望後便倒了。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，打鬧裡一直走了。郓哥見不是話頭，撇了王婆撒開。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，誰敢來多　　。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，見他口裏吐血，面皮臘查也似黃了，便叫那婦人出來，　　碗水來，救得甦醒。兩箇上下肩攙着，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，安排他牀上睡了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，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，只指望武大自死。武大一病五日，不能勾起。更　　要湯不見，要水不見，每日叫那婦人不應。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，歸來時便面顏紅色。武大幾遍氣得　　昏，又沒人來采着。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：「你做的勾當，我親手來捉着你姦，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！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們却自去快活。我死自不妨，和你們爭不得了。我的兄弟武二，你須得知他性格。倘或早晚歸來，他肯干休？你若肯可憐我，早早伏侍我好了，[j 22]他歸來時，我都不提。[j 23]你若不肯覷我時，待他歸來，却和你們説話。」

這婦人聽了這話，也不囘言，却踅過來，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説了。那西門慶聽了這話，却似提在氷窖子裡，説道：「苦也！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，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。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，情孚意合，却不恁地理會。如今這等説時，正是怎地好？却是苦也！」王婆冷笑道：「我倒不曾見，你是箇把柁的，我是趁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脚。」[j 24]西門慶道：「我枉自做了男子漢，到這般去處，却擺布不開。你有甚麽主見，遮藏我們則箇。」王婆道：「你們却要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説如何是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王婆道：「若是短做夫妻，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。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，與他陪了話。武二歸來，都沒言語。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却再來相約。這是短做夫妻。你們若要長做夫妻，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，我却有一條妙計，只是難教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，只要長做夫妻。」王婆道：「這條計用着件東西，別人家裡都沒，天生天化，大官人家裡却有。」[j 25][m 6]西門慶道：「便是要我的眼睛，也剜來與你。却是甚麽東西？」王婆道：「如今這搗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狽裡，便好下手。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，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，把這砒霜下在裡面，把這矮子結果了，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，沒了踪跡。便是武二囘來，待敢怎地？自古道：『嫂叔不通問。』　　嫁從親，再嫁由身，阿叔如何　　得？[j 26]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。等待夫孝滿日，大官人娶了家去，這箇不是長遠夫妻，諧老同歡？[m 7]此計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此計神妙。自古道：『欲求生快活，須下死工夫。』罷罷罷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王婆道：「可知好哩！這是斬草除根，萌芽不　　。若是斬草不除根，春來萌芽再　　。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，我自教娘子下手。事了時，却要重重的謝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箇自然，不消你説。」有詩爲証：

雲情雨意兩綢繆，戀色迷花不肯休。

畢竟難逃天地眼，武松還砍二人頭。

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，包了一包砒霜來，把與王婆　　了。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：「大娘子，我教你下藥的法度。如今武大旣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，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。[j 27]他若問你討藥吃時，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痛藥裡。待他一覺身動，你便把藥灌將下去，却便走了起身。他若毒藥轉時，必然腸胃迸斷，大叫一聲，你却把被只一蓋，[j 28]都不要人聽得。預先燒下一鍋湯，煮着一條抹布。他若毒藥　　時，必然七竅內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。他若放了命，便揭起被來，却將煮的抹布一揩，都沒了血跡。[j 29][m 8]便入在棺材裡，扛出去燒了，有甚麼鳥事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好却是好，只是奴手軟了，臨時安排不得屍首。」王婆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你只敲壁子，我自過來攛掇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來討回報。」西門慶說罷自去了。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，把與那婦人拿去藏了。

那婦人却踅將歸來，到樓上看武大時，一絲沒兩氣，看看待死。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。武大道：「你做甚麼來哭？」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：「我的一時間不是了，[j 30]吃那廝局騙了，誰想却踢了你這脚。我問得一處好藥，我要去贖來醫你，又怕你疑忌了，不敢去取。」[j 31]武大道：「你救得我活無事了，一筆都勾，並不記懷。[j 32]武二家來，亦不提起。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。」那婦人拿了些銅錢，逕來王婆家裡坐地，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，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，說道：「這貼心疼藥，太醫叫你半夜裡吃。吃了倒頭便睡，把一兩牀被　　些汗，明日便起得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却是好也！生受大嫂，[j 33]今夜醒睡些箇，半夜裡調來我吃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自放心睡，我自伏侍你。」

淫婦藥　　武大郎

看看天色黑了，那婦人在房裡點上碗燈，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，拏了一片抹布，煮在湯裡。聽那更鼓時，却好正打三更。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，却　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，叫聲：「大哥，藥在那里？」武大道：「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，你快調來與我吃。」那婦人揭起蓆子，將那藥抖在盞子裡，把那藥貼安了，將白湯充在盞內，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，調得勻了。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把藥便灌。武大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大嫂，這藥好難吃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只要他醫治得病，　　甚麼難吃。」武大再呷第二口時，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。那婦人便放倒武大，慌忙跳下牀來。武大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大嫂，吃下這藥去，肚裏倒疼起來。苦呀，苦呀，倒當不得了！」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牀被來，匹臉只顧蓋。武大叫道：「阿也氣悶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太醫分付，教我與你　　些汗，便好得快。」武大再要說時，這婦人怕他掙扎，便跳上牀來，

騎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，那里肯放些鬆。正似：

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腸。心窩裡如雪刃相侵，滿腹中似剛刀亂攪。痛剮剮煙生七竅，直挺挺鮮血糢糊。渾身氷冷，口内涎流。牙關緊咬，三魂赴枉死城中；喉管枯乾，七　　望鄉臺上。地獄新添食毒鬼，陽間沒了捉姦人。[j 34]

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，喘急一作「息」了一囘，腸胃迸斷，嗚呼哀哉，身體動不得了。那婦人揭起被來，見了武大咬牙切齒，七竅流血，怕將起來，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。王婆聽得，走過後門頭咳嗽。那婦人便下樓來，開了後門。王婆問道：「了也未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了便了了，只是我手脚軟了，安排不得。」王婆道：「有甚麼難處，我幫你便了。」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，　　了一桶湯，把抹布撇在裡面，掇上樓來。捲過了被，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，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，便把衣裳蓋在屍上。兩箇從樓上一步一荅，扛將下來，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。與他梳了頭，戴上巾幘，穿了衣裳，取雙鞋襪與他穿了，將片白絹蓋了臉，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。却上樓來　　拾得乾淨了，王婆自轉將歸去了。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。看官聽説，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，有三樣哭：有淚有聲謂之哭，有淚無聲謂之泣，無淚有聲謂之號。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。

次早五更，天色未曉，西門慶遶來討信。王婆説了備細。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，教買棺材津送。就呼那婦人商議，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説道：「我的武大今日已死，我只靠着你做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箇何湏得你説費心[y 1]。」王婆道：「只有一件事最要緊，地方上團頭何九叔，他是箇精細的人，只怕他看出破綻，不肯殮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箇不妨，我自分付他便了。他不肯違我的言語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，不可遲悞。」西門慶去了。到天大明，王婆買了棺材，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，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，點起一對隨身燈。隣舍坊廂都來吊問，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。衆街坊問道：「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？」那婆娘答道：「因患心疼病症，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勾好，不幸昨夜三更死了。」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。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，不敢抵死問他，只自人情勸道：「死自死了，活的自要過，娘子省煩惱。」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，衆人各自散了。王婆取了棺材，去請團頭何九叔。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，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，就叫了兩箇和尚，晚些伴靈。多様時，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。

且説何九叔到巳牌時分，慢慢地走出來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西門慶叫道：「九叔何往？」何九叔答道：「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借一步説話

則箇。」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裡，坐下在閣兒內。西門慶道：「何九叔請上坐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是何等之人，對官人一處坐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九叔何故見外？且請坐。」二人坐定，叫取瓶好酒來。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，即便篩酒。何九叔心中疑忌，想道：「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吃酒，今日這杯酒必有蹺蹊。」兩箇吃了一箇時辰，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裡摸出一錠十兩銀子，放在卓上，說道：「九叔休　　輕微，明日別有酬謝。」何九叔叉手道：「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？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，也不敢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九叔休要見外，請　　過了却說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大官人但說不妨，小人依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別無甚事，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。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，凡百事週全，一牀錦被遮蓋則箇。別不多言。」何九叔道：「是這些小事，有甚利害，如何敢受銀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九叔不受時，便是推却。」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受了。兩箇又吃了幾杯，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，明日來舖裡支錢。兩箇下樓，一同出了店門。西門慶道：「九叔記心，不可洩漏，改日別有報效。」分付罷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叔心中疑忌，肚裏尋思道：「這件事却又作怪！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，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？這件事必定有蹺蹊。」來到武大門前，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。何九叔問道：「這武大是甚病死了？」火家答道：「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。」何九叔揭起　子入來，王婆接着道：「久等阿叔多時了。」何九叔應道：「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，來遲了一步。」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，從裏面假哭出來。何九叔道：「娘子省煩惱，可傷大郎歸天去了。」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：「說不可盡！不想拙夫心疼症候，幾日子便休了，撇得奴好苦。」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，心裡自暗暗地道：「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，不曾認得他。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。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。」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，揭起千秋旛，扯開白絹，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辰水眼定睛看時，何九叔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，口裏噴出血來。但見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黃，眼無光。未知五臟如何，先見四肢不舉。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眉批

↑ 半晌句非，一般句是。

↑ 一箇尖，一箇呆，逼真逼真。

↑ 從小孩子口中説出，眞是匪夷所思。

↑ 全要知道，鄆哥也不爲武大，也不為西門慶，只是要出王婆這口氣耳。妙妙。

↑ 惡則惡矣，似却似也。

↑ 好想頭。

↑ 咄咄逼真。

↑ 這箇婆子倒是老手。

夾批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太密。

↑ 要他何用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沒工夫説話。

↑ 好貨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畫。

↑ 好貨。

↑ 畫。

↑ 刪。

回末批

李生曰：這回文字，種種逼真。茅畫王婆易，畫武大難；畫武大易，畫鄆哥難。今試着眼看鄆哥處，有一語不傳神寫照乎？怪哉！

校註

↑ 他本無